



都市情感报告

情殇

石杰 著



qing shang

陕西旅游出版社

都市情感报告

情

殇

石
杰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群宝

封面设计：崔鹏飞

版式设计：黄慧馨

责任监制：刘青海

都市情感报告

情殇

石杰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 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105—X/1·331

定价：18.80 元

前 言

当我们将笔触伸向婚外情这个历史久而近年来又愈演愈烈的敏感话题时,我们自然是带着剖析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说婚外情历史悠久,并非笔者杜撰。我们不敢说自从有人类婚姻史开始,便有了婚外情的历史,但至少早在春秋时代便已存在。《株林野史》始乱终弃的故事便是以夏姬的婚外畸情开始的,后来更有响当当的《金瓶梅》,潘金莲与西门庆大官人也是从婚外偷情开始,才导致一连串悲剧的产生。这仅仅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两个典型例子;说婚外情近年又愈演愈烈,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毋需笔者累赘,我们只是想通过事实来表现这种畸情存在的状况和后果。

“饱暖思淫欲”,所以有人认为婚外情的泛滥是经济自由化发展带来的,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之一就是无论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候,抑或兵荒马乱的年代,婚外情从不曾绝迹过,这也是笔者想澄清的一个事实,即婚外情与经济的发展与否没有必然的关系,其中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但最近二十年前后,对婚外情态度的截然不同,原因颇值得玩味。从当年的口诛笔伐、侧目睥睨到今天的私下默认、津津乐道,很明显的,有一种扭曲的奇怪思维在作祟,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吃惊。

审视唾手可得(笔者用这个词,亦可想像婚外情普遍的程度)的婚外情实例,不难发现,其恶果是显见的,就如有夫之妇潘金莲勾搭上有妇之夫西门庆时,就已经注定了武大郎必须

去死了。武大郎之死是对婚外畸情的最好诠释。

当我们面对一些婚外情的主角时,我们很想追寻他(她)们的思维并且融合其中,以便准确地把握故事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可我们发现很难做到,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能不恪守传统婚姻的准则。正缘于此,我们的原始素材的搜集十分困难,加上不被人们所理解,我们几乎放弃这个努力。但一种社会责任感又迫使我们必须正面现实,于是我们就负重前行了。

从法律的角度说,婚外情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它对正常的婚姻构成极大的冲击力。但如何界定婚外情,让我们颇费心思。最后我们定位在婚外畸情上——即两个人产生畸形的感情,并且有过事实上的两性关系。所以确切地说,本书所写的是婚外畸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婚外情。

我们不是法官,所以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避开了说教而采用故事的形式。这只是手段问题,我们不想揭示什么,但力图让读者朋友从故事中悟出些什么。倘如此,则我们不甚欣慰。

最后想说明一点,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初衷,我们确实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也花了不小的力气,但实效一般,这缘于时间的仓促及学识上的不足,请读者朋友见谅。

作 者

1999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	-----

错爱	(1)
----------	-----

一个是玲珑可人的报社女记者,一个是脉脉含情的中学女教师,作家张雨没法拒绝她们两个的笑脸和泪眼。两种爱情,两种结果,张雨只能痛苦地逃离。

弹吉它的女人	(18)
--------------	------

家庭的变故,使大学生叶小枫成为孤儿。她在穷途末路之际,偶遇总经理王磊。王磊一次又一次花言巧语地欺骗她,使她受尽了屈辱和痛楚。最后,她不得不举起愤怒之刀。

女人是水	(36)
------------	------

妻子聪明贤惠,柔情似水,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而饱暖思淫欲的丈夫却在外包养情人,最终,“祸水”泯灭了人性,他杀掉了善良的妻子。

畸变	(57)
----------	------

唐美菊将要成为新娘的前夕,与她关系暧昧的

老师何小玲终于下了毒手。这是一起高智能的情杀案,也是全国首例借助于国际互联网破获的药物谋杀案。

三个女人一出戏 (71)

端午节之夜,一个来华日本富商被毒死在自己的别墅内。警方一筹莫展。最后,通过对他身边的三个中国女人寸寸节节的剥离,一段不堪回首的畸情浮出水面。

鱼与熊掌 (113)

欧玉合仕途顺利,步步高升,对此妻子内外辅助,功不可没。可欧玉合有了“鱼”,却还把猎色之手伸向了“熊掌”。结果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终遭刺杀,官丢帽落。

拽不住的死亡脚步 (132)

不管你愿不愿意,一旦卷入婚外情的冒险游戏,便犹如在危险的雷区中狂舞,到处是险情和死亡。这是杨惠农最后的忏悔。

爱情走私 (146)

一时越轨,夏虹与昔日恋人旧情复燃。正当他们打得火热之时,未婚夫张航突然出现。愤怒的张航拔刀刺死了刘超,他自己也锒铛入狱。这一切,令夏虹悔恨无穷。

孽情 (169)

一个温馨、美好、甜蜜得让人心醉的家庭,先是聪明、懂事的女儿泪洒不归之路,继而是深情、贤惠的妻子与丈夫一同告别世界,坠入死亡之谷。

共夫悲情 (186)

荒唐的“共夫协定”导致两女共夫,妻让妾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妾覬覦妻的名分与地位,一段人生畸情,一出人间丑剧。

残忍的约会 (199)

蓝月在享受麦道的情爱后,终于投进了款爷瘸子的怀抱。情人阿兰也弃麦道而去。麦道的血性冲破理智,在众目睽睽之下,瘸子喋血街头……

致命的游戏 (228)

阿记南下打工,为图人财兼得,踢开怀有身孕的未婚妻静宜,而接过香港老板向他抛来的“二奶”竹嫻。尔后,谋杀了竹嫻的阿记与静宜结婚,结果自己却成了一个自杀未亡的植物人。

后记 (271)

错 爱

曾经给作家张雨带来荣耀的一篇小说,引起了两位女性的关注,顾玲先认识张雨却与爱情失之交臂,许衡晚认识张雨却先收获了爱情。不甘的顾玲在献出了一切之后,结果竟是“东风唤不回”,她最终选择了自杀而一了百了。



19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张雨连夜从重庆回到万县乡下,到家后,他没有去拜望他的两个哥哥,而是悄悄地向他曾在其中度过童年与少年的老屋走去。父母在前年已经相继去世,这所老房子是留给他的遗产。土筑的五间大屋,在月光的氤氲里像两年前独居于此的父亲,郁悒而衰老,昔日平整的庭院已坑坑洼洼,张雨差点摔了一跤,“是猪拱的”,他想,“这些混蛋。”

张雨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开门进去,黑暗中,受惊的老鼠扑通通四处逃窜,他拉开旅行包,掏出一支蜡烛点燃后,拖着疲惫的脚步,蹒跚着向西头的卧室走去。这是一间甚至没有粉刷过的屋子,裸露的斑斑驳驳的砂土壁间只有一只柜子,一个书桌,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板床,都很陈旧。他放下旅行包,滴了点烛泪在桌上,将蜡烛固定,就和衣倒在了积满了灰尘的床上一动不动,多天郁积于胸的酸楚使他的眼眶一阵阵发热,他简直无法入睡。

离开这所房子的那年他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呆在这里的一年中,他沉默寡言,十七岁时面前所呈现的那种光明陡然黯淡,那种光明是一度令他如此激动和振奋的文学带来的,他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一年时间的烈日与泥土之间的农耕生活,使他找回了那种激动与振奋。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夜,他给父母亲和两位哥哥留了一封信,背着他的黄书包,带着仅有的二十元钱去了重庆,从此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生涯。

十三年的文学生活带给他财富、作品、名誉和爱情。在重庆,他曾名噪一时,他当时想,少年时的毅然出走,不但使他远离痛苦的耕作(尽管他从这种耕作中找到了与土地的天性与

命运的深刻关联,找到了激情),而且使他的梦想得以奇迹般地实现了。当然,他也有过许多失落和艰辛。初到重庆,他甚至给城里人当过脚夫,在编辑老爷那里,他也无数次面对冷酷无情的眼光,他们甚至说:“你根本就不是当作家的料。”——这些他都挺过来了。但是,今天的失落却似乎无法挽回:他几乎是被那圈子驱逐了,自己以为十三年来一直在这个圈子中,实际上是一种错觉,仿佛终将回到这所老屋来,尽管走得多远。他痛心疾首:人生竟然给了如此残忍的讽刺。

他甚至没有力气去吹灭蜡烛,在灯影摇曳中半睡半醒。忽然,他全身一阵颤抖,狂叫一声“我杀人了!”陡地坐了起来,用衣袖使劲擦着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桌子上已是一片白白的烛油,将燃尽的灯芯漂在上面。他呆呆地凝视着那一小截灯芯,看它慢慢地烧进桌面。

他慢慢地清醒过来:他没有杀人。在这间老屋里,在自己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会惊扰他……

三

1995年是张雨最风光的一年。2月份开始,他的长篇小说《黎明的铜镜》在当地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场》上连载,尽管这年头由于商业大潮的冲击,文学界已是兵荒马乱,但《黎明的铜镜》还是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小说被一些评论家看好。在张雨几位朋友的发起下,市作协借市大会堂隆重地开了一个“张雨作品研讨会”。张雨刚刚年届而立,能有如此成就,评论家们十分惊异,而他本人也振奋不已,自己在历尽艰难之后,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最给张雨作品添光彩的是《山城报》的文学副刊编辑顾玲,她在她的文章中称:“张雨是一位威廉·福克纳式的作家,

在《黎明的铜镜》中，农业家族的历史因素与人的现代因素近乎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当然，按照评论家的“三段论”格式，顾玲也指出了张雨的一些缺陷，比如“在商业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展现得比较模糊，性描写过于原始”等等，但她最后还是归结到一点：“瑕不掩瑜。”张雨在看到顾玲的评论之后，颌首不已，“知我莫若此人”，便萌生了与她当面叙谈的念头。于是他拨通了顾玲办公室的电话。

“顾女士，我是张雨，您的评论文章，我看了数遍，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褒奖，您指出的意见也很中肯。”

“噢，是张先生，”顾玲的声音很清脆，带着笑声和少许稚气，张雨判断她的年龄要比他原来估计的小得多，“见笑了，我对您作品的研究还很粗浅，许多地方可能把握不到位。”

“哪里，哪里，我很想当面向你请教。”

“不敢当。”

“那我们找个时间谈一谈如何？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儿不远。”

“我随时都可以，没问题。”顾玲好像有些兴奋。

“那就今天晚上吧，我住在蜀西大街 128 号，不知你方不方便来？”

“乐意之至！”顾玲让张雨把地址重复了一遍，像是拿笔记下了，两人约定在八点钟见面。

当天傍晚，顾玲准时地按响了张雨住处的门铃。张雨的房门应声而开，两人对视片刻，便相视而笑，顾玲一袭黑裙，背着一个皮包，娇气十足地站在高高大大的张雨面前，彼此都没想到对方是这么年轻，张雨把顾玲引进了屋里。顾玲进屋后，没有直接坐下，而是好奇地环顾四壁，然后从门口走向对面窗户，一边移步一边说：“张大作家，你的大作就是在这间小

屋里写出来的？”

张雨一笑：“这个一室一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的确是家徒四壁。”

“是啊，我还以为今晚会有幸走进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你一个人住？”

“那你很不幸了，我嘛，大龄青年一个，以前还有父母催，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张雨微笑着低下了头。

“对不起，”顾玲从窗户边扭过头来，正视着张雨，张雨觉得顾玲这个短语有点突兀，真有点像美国电影的台词。

张雨索性一齐招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的婚客客观上需要一套房子，没有房子，谁肯跳进这个穷坑？”

张雨把茶冲好了，请顾玲在小沙发上坐定。他话锋一转：“顾小姐，你是福克纳专家啊，你怎么知道我福克纳的联系？”

“哪里，哪里，”顾玲像是被揭到短处一样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上身微微往后一仰，架起了双腿，“评论对作家和他的作品来说，经常是苍白的。”也许，她那篇小小的评论在张雨的大作面前确实显得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她怕一不小心把她的同行们也出卖了。

张雨还是再次向她表示了感激之情，他黯然地说：“现在艺术界，搞艺术的人塞钱给评论家，请人写评论都是常有的事，风气太坏了。你很敬业。”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作品真的是金子，就自然会闪光，别人不承认也不行。你的作品就是一块金子，我深信不疑。”

当夜的谈话很长，双方都像遇到了久寻不得的知己。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到《黎明的铜镜》，从工商社

会的文学处境到作家的生存方式,无所不谈。两人各陈己见,兴致盎然。最后,张雨又回到顾玲的评论文章上来,张雨先是称赞她的评论视角独特,观点明晰,很有理论勇气。同时也坦白地指出了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

“你的评论有一个判断,认为我小说中的性描写太过原始,我实际上是在写一种原始的、伟大的事物受到扭曲的情形……”张雨说到这里正襟危坐,彬彬有礼,尽量避免给顾玲留下性骚扰的印象。

“我没有琢磨透你的创意,是一次误读。”顾玲好像并不介意推翻原来的观点,以便向面前这位大作家走得更近。通过这一夜的长谈,她仿佛找到了一个丰满的精神实体,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前,自己那些豆腐干评论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在张雨去烧开水的当儿,顾玲看了看表,吓了一跳,都快一点了,忙说:“张雨,我要回去了,太晚了。”说着便站起了身,把包搭在肩上。

张雨也看了看表:“噢,你看,我们谈得都忘了时间了。”言语间带着歉意,放下手中的开水瓶,走到顾玲面前说:“我送你。”

顾玲双手反绞在身前,耸着柔弱的肩膀,有些倦意的脸上漾着笑容,在柔和的台灯光下,张雨猛然发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编辑,不是一个评论家,而是一个柔弱的佳女。

“我送你回去,这么晚,你会害怕。”张雨决定以朋友之礼待之,满脸关切。

“那,谢谢你。”顾玲顿了顿说。

深夜的街头,已空空荡荡,除了马路边树影里一对对喁喁细语的情侣,人迹稀少。从张雨的住处到《山城报》的院子之间只有四五里路,但往高处走,台阶很多。两人一路上肩并

肩,小声谈着话,但关于文学就告一段落了,毕竟那是一件消耗精力的事情。张雨问:“你结婚了没有?”

顾玲幽幽地叹了口气:“没有,以前的男友去了英国,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雨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怎么没去?”

顾玲把头撇了过去,不答话。张雨忙说:“对不起。”

顾玲忽然笑了笑:“你相信吗?他留学刚半年,就忘了我了,半年后才来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准备在那儿定居。”

张雨低下头,默默地拍拍她的肩。

走到报社的大门口,顾玲站住了,转身对张雨轻柔地说:“你请回吧,回去早点休息。”

张雨看了看这个秀美的女人,心中一阵震颤,这种感觉突如其来,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在张雨身上,有一个问题一直纠缠不休,那就是文学与女人哪个更伟大,这对他心仪的导师来说同样是一种令人迷惘的处境:福克纳夫人对福克纳的写作几乎没有任何概念;福克纳那些震撼了许许多多人的作品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在她眼里,福克纳只是好莱坞华纳兄弟公司一个蹩脚的剧本作者,她对诺贝尔奖的看法是,“我们确实需要这笔钱。”矮小的福克纳正是一个不善经营的、莫名其妙的农耕爱好者。和福克纳相比,张雨自认还差那么一大截子,尽管他对顾玲的高度评价非常欢迎——文场的风气如此,没有人会把别人给自己脸上贴的金给撕下。“关塞极天唯鸟道”,这是通向不朽的梦想中的必由之路。

张雨成名后不得不扮演一个传统的虚幻的角色,这始于

1994年，他当时仅是一位名字屡见报端的地方作家，从饮食男女到社会政治评论，豆腐干文章的效应使他在文字的汪洋大海中浮现了一张热情的、聪明的脸孔。他在故乡赫赫有名，在县文化馆的墙上贴满了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列入了该县新一轮的名人录，他荣登县“十大杰出青年”金榜。县一中多次邀请他去讲课。第一次去时，在讲台上，面对上百名热情、稚气的文学青年，他说了内心话：“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作家，我们的同乡刘晓庆女士尽管也出了书，是中国作协会员，她仍然不是作家。出书与作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家之路是一条艰难的、在不断摸索中前行的道路，像鲁迅说的那样‘独愤然而前行’。对你们来说，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我希望大家成为朋友，成为精神兄弟、精神姐妹。”张雨的讲话博得了一阵掌声，他激动地环顾四周，挥挥手。

张雨本来也觉得跟一帮孩子谈文学并没有多大意思，对牛弹琴，尤其是饮食男女等成年话题在那儿非常不适宜，很可能造成误导，而以他的视野而论，要节制又是非常吃力的。但他第二次去时，意外的发现使他从此与县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次他带了两本自印的小书去签名赠书，四周人头攒动，一股股热气喷到他脸上。他满头大汗，抬不起头来，忽然，一缕幽香飘来，紧接着几根纤纤细指捏着一本书伸到了他面前，他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身子，一个亭亭玉立的二十多岁的姑娘面带微笑站在那儿，随着她衣袂的飘忽，人群向两边分开。张雨当下觉得有点尴尬，战战兢兢地从那只手中接过书，一笔一画地把名字签好，她叫许蕻。

张雨马上弄清楚，许蕻是一中新来的语文老师，兼文学社社长，在其后的交谈中，许蕻对他的推崇溢于言表，说要是能像他一样有那么多文字变成铅字就好了。她拿出了一大叠稿

子,请张雨评点,在这个美丽而谦虚的少女面前,张雨搜肠刮肚,头头是道,尽管他知道自己引用的一些别人的话在出处上张冠李戴,表述也是模糊不清,但他深信面前这个女教师也意识不到。果然,他丰富的文学思想使她兴奋不已,认他为自己文学之路上的良师。对张雨而言,他倒是宁愿成为她的朋友,一个经常保持联系和通信的朋友。

1995年,张雨与许衡的“两地书”多达上百封,每星期给许衡写一封信,成了张雨文学工作的一部分,在最初阶段,张雨泛泛地谈了一些文学观点,和生活起居方面的细节,并且还从理论上谈了爱情问题,为后来信中的情意绵绵、浓情似火作了铺垫,张雨觉得写信比面对面的交谈在许多方面更为优越。口头上说不清或不敢说的话在纸上可以信笔直书,而且还能给对方留下永久的印象,不随时间而磨灭。他的情真意切得到了许衡热烈的回应。她比张雨所想像的要大胆得多,她毫不隐晦地表示了和张雨一起生活下去的愿望。

张雨和许衡的恋爱关系很快在县一中传开,校方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学校可以通过两人的交往来带动全校的文学社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于是,郑重地聘请张雨为校外辅导员。此后,张雨一年数度去一中,除帮助一些校内的师生改改文章拿去发表之外,主要还是和许衡相会。这一飞速发展的恋爱让张雨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从初次见面到许衡小鸟依人般地倒在他怀里仅两个月时间,他否定了自己有魔力的想法,心想这种事情在这年代大概也越来越快了。当这年暑假到来的时候,两人都已经迫不及待。许衡在放假的第二天就赶到了重庆,在出站口就和前来接她的张雨紧紧地拥在一起。

张雨在重庆并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蜀山》杂志社的编